他們都是海防战士

群众出版社

他們都是海防战士

門宏等著

群众出版社

1957年5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描写我国沿海地区人民反特斗爭的眞实故事，作者以生动活潑的笔調，写出了我国沿海地区广大人民在反特斗爭中所表現的坚毅勇敢的高貴品質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們协助我公安机关发現并有力的打击了从海上偷渡和以各种职业掩护的美蔣派遣特务分子，粉碎了敌人企图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罪惡阴謀、保卫了祖国的海防。

他們都是海防战士

門 宏 等 著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总)11(文)9 字数35,000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1 10/16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統一書号：10067.9

定 价：(6)0.16元

目　　录

第六次登陆……1
哪里来的“勘察組”……7
天罗地網……15
一場出色的海战……21
到处是警惕的人……24
江上奇遇……26
草叢深处的黑影……29
插翅难逃……32
少先队員的警惕……37
“不速之客”……40
理髮工人捉特务……42
一封沒有寄出的“信”……44
帶枪的“生意人”……46
兩張照片……49

第六次登陆

門　宏

草道咀是山东省海阳县南島乡东端的一个小半島，突出在大海里，漲潮时通往这个小半島的道路就被海水淹沒了。島的中部頂端还有几块很小的庄稼地，周圍都砌着四尺多高三尺来寬的圍牆，以防潮水把庄稼冲毁。

1956年5月10日早晨，南島乡董家庄青年妇女辛清云和小姑娘董仁芬、張佩花一起到海边去拾海螺，三人說說笑笑向草道咀方向走去。他們商量着，要先到島的頂端拔些野蒜。在走向島的頂端將要靠近石牆时，忽然发現圍牆圈內西牆根下，在湿漉漉的雨衣掩盖下面躺着兩个人。辛清云不覺心里一怔，赶忙帶着兩个小姑娘轉弯抹角走到圍牆的北面；再一看圍牆圈內靠近东面还坐着一个穿黃軍裝的人。这人左手腕上帶着兩只亮光光的手表，兩个眼睛向外直溜溜地盯着，身子却一动一动地往牆根底下畏縮。辛清云越发怀疑：这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在又湿又髒的地方睡覺呢？她忽然想起前些日子乡干部还講过，要經常提防特务分子来进行破坏活动。一想到这里她的心情頓时紧張起来。董仁芬也紧紧挨着辛清云的身子說："四姑，这些准不是好人！"辛清云很机警，她立即向兩个小姑娘丢了一个眼色，暗示她們少說話。她三人立即加快了脚步，几乎一口气走出了島上的庄稼地。这时辛清云借机会回头瞥了一眼，看到那个沒有睡的家伙正从圍牆里伸出头来向四面張望。

当她們三人走远时，辛清云又回头仔細观望了一次，很清楚地看到从圍牆里伸出三个人头来。辛清云怀着十分焦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心情，帶着兩个小姑娘跨过了乱石灘，走上小土岡，当她們从这高处再一次回头远望时，只見一个家伙正从东牆上向外爬。辛清云說："不好，这些家伙一定不是好人，咱赶快回去报告部队！"董仁芬和張佩花也說："对，赶快回去报告，别讓他們跑掉了。"

三人走过了乱石堆，又踩过了爛泥路，不顧一切地急急忙忙向村子里跑去。

接到了辛清云的报告后，駐在当地的人民解放軍部队和公安人員迅速地协同行动起来。南島乡的民兵也随着出动了。在各个交通要道都密布了盤查哨，在南島乡这个葫蘆形半島的頸子上，进行了严密封鎖，天罗地網撒开了。当地駐軍战士党同鈞、王之文、粘令芳、王治同等朝着辛清云报告的方向直插草道咀。

当战士們赶到小島的頂端一看，圍牆里面連一个人影也沒有；却发現有三件雨衣和兩个布袋。战士們戳破布袋，里面裝着面粉、牛肉干，战士們当即断定：发現了敌踪。但是怎样跟踪追击呢？战士們向海洋里了望了一会儿，沒有发現敌人的踪迹。这时候，当地駐軍某部副排長張志友也赶来了，他下令分兩路进行搜索。接着，战士王之文在董家庄南泊里发現距他不很远有兩个穿着黃軍裝的人蜷縮在麦地里一动也不动。王之文当即大声喊道："繳枪不杀！"但那兩个家伙裝做沒听見，还是一动不动。王之文即打了兩枪，向敌人发出警告，战士粘令芳也跟着跑上来向着敌人打了兩枪。他們一齐喊着："繳枪不杀！"兩个穿黃軍裝的家伙被迫放下武器，举起双手从麦地里一跛一歪地走出来投降了。

这时候，躲在麦地另一个角落里的敌人却开枪拒捕，我公安部队的于定連动作迅速，立即从側后方向敌人逼近，活

捉了敌人。这个特务分子在战斗中因受重伤，当場斃命。这时，正是晌午，这伙特务登陆不到十二小时便全部落網了。

这場战斗，繳获了美国制造的无声手枪，各种伪造証件，三棱反光鏡、紅外綫手电筒等联絡器材及其他东西。

举手投降的兩个特务中，有一个是組長，名叫李天庆，一个是組員袁阿木。另一个持枪頑抗的是組員吳伯鈞（已死）。他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京間諜組織派遣偷渡登陆的特务分子。李天庆等三人本来都是蔣軍失业官兵，1955年1月为蔣介石集团特务組織“国防部二厅”所征募，于同年3月被送入美蔣特务机关合办的台北市北郊大直“南方訓練班”受特务訓練。在这里，他們受訓的主要內容是潛入中国大陆进行特务活动的專門技术，其中有：脫逃的办法，对付我方审訊及反审訊的办法，夜間怎样活动，怎样迁移地址等；怎样編造历史、伪造身份等伪裝办法；观察报告（即搜集情报），特别注意搜集我部队分布情况及武器战斗力的情况；使用諜报器材的訓練：如密写法及催泪手枪、鋼笔手枪、无声手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

李天庆等在“南方訓練班”結业后，又被送到冲繩島美国間諜机关开办的訓練班受訓。在那里，他們在美国間諜亲自监督下，再度受到严格的特务訓練，并学習了无綫电知識以及使用收发报机及譯电等專門技术。去年6月底結业后，即根据蔣介石集团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与美国間諜組織所訂立的合同，交給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京間諜組織使用，規定工作任务是在中国、朝鮮及东南亞地区进行情报活动，每月出勤一次，不得拒絕。

去年11月，这三个特务即乘台湾民航飞机到达了南朝鮮。随后，又由美国軍用飞机运送到汉城机場，他們下了飞

机，就有一个美軍上尉把他們接到仁川去。接着，这三个特务就从仁川乘船到了大伊作島。美軍上尉雷蒙在这里等候他們。

去年12月上旬，美軍上尉雷蒙命令李天庆等三个特务在安东大东溝窟窿山附近登陆，企图潜入沈阳活动，建立諜报網并刺探各种軍事、政治情报等。規定李天庆打扮成一个农民，吳伯鈞裝成一个运輸工人，袁阿木裝成一个小商販。三人都是“从原籍某地到东北謀事的”。但是結果，他們兩次偷渡登陆的計划都落了空：第一次，因中途遭遇大风折回，第二次，因預定登陆地点結冰。

1956年3月初，美軍上尉雷蒙又布置派遣他們在山东沿海登陆。三个特务帶着伪造的复員軍人証件，伪裝成复員軍人企图潜入山东，組織諜报網；搜集通行証、身份証、社員証等各种証件；調查我軍事情报；还要联絡所謂“敌后反共組織”。登陆特务和美国間諜机关的联絡办法是，登陆后发回电报报告安全到达目的地。美国間諜机关还指定袁阿木担任交通員，規定登陆后六天零兩小时，美国特务机关即来船接袁阿木。以后，每月25日前，李天庆和吳伯鈞应將所搜集的物品及情报埋藏于事先指定的地点，由袁阿木乘船来取回。每月5日，李、吳即可到指定地点起出美国特务机关运来的补給物品。

3月11日夜12时，李天庆等由大伊作島乘小汽船，并由一只机帆船护送向我国山东半島海阳县方向駛去，但因中途遇风又返回。3月16日11时，李天庆等第二次出发，中途又遇风折回。3月20日夜11时，李天庆等三个特务再次出发，仍企图从海阳登陆。这一次中途遇到我巡邏艦艇，又狼狽地

逃回大伊作島。

美国間諜机关派遣特务接連五次企图偷渡登陆未逞，但是他們野心不死，紧接着又来了第六次。1956年5月初，雷蒙又布置李天庆等潜入我山东省，指定在海阳县大埠圈南岸灯塔附近登陆。这次任务除了搜集我雷达部位、部队分布情况等軍事情报以外，还要大量搜集各种証件和日用物品，如：迁移証、工会会員証、社員証等，并要求了解办理这些証件的手續；还要搜集各种書报杂志；帶回大米、小米等粮食以及香烟等物品；用照象机拍攝我干部、工人、农民等的服裝式样。以便为今后大量派遣特务做好准备工作。美国間諜机关煞費苦心，打算把派遣的特务伪裝得从衣服式样到携帶的物品都要求和我国人民一样。可見美国間諜机关惡毒用心是无微不至的。

1956年5月9日夜里，这伙特务，又从大伊作島乘汽船出发了。这次携帶电台一部、稀硫酸一瓶、海岸联絡器、三棱反光鏡、紅外綫手电筒、照象机、軍用鉄鍬、雨衣等物。还携帶手枪兩支（內有一支无声手枪）、自杀用的葯品三包、兴奋剂三瓶以及金条三十八根、金戒指四十个、手表十二块、人民币一千七百元等特务活动經費。三个特务携帶着伪造的复員軍人証件，身穿黃色軍服。这次出发乘一灰色汽船，船上有雷达、电台等設备，还有南朝鮮船員五人。美軍上尉雷蒙与翻譯人員一名亲自护送他們到达一孤島。临别时雷蒙再度向李天庆等囑咐說："这次登陆选擇的地点，从来沒有派人去过，你三人可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5月10日零时30分，这伙特务分子偷偷地在草道岛北岸登陆了。由于恐惧不安，特务們登陆时把发报机也遺落在运送他們的船只上。登陆后，引起三个特务一陣互相埋怨和爭

吵。組長李天庆还故做鎮靜地說："既来之，則安之，等明天再說吧！"这时候，天气阴沉沉的，周圍一片漆黑，只有汹涌澎湃的潮水不停地冲击着海灘和岩礁。

三个特务慌忙把帶来的器材埋藏起来，惴惴不安地爬上了草道咀的頂上，四顧周圍，才知道他們是爬上了一个沒有人居住的小島上，和大陆相連接的地方已被潮水淹沒了，逃也无处可逃。吳伯鈞东跑一陣，西窜一陣，嘴里喃喃地說："非逃不可，非逃不可！"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三个特务无計可施，才蜷縮在圍牆里面，又疲憊又不敢睡。

这时，李天庆和袁阿木回想起在南朝鮮曾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派遣特务張毅在杭州自首投案受到寬大处理的广播，心里都想："听天由命吧！"不久，东方漸漸发白，从小島的西北面傳来一陣陣漁民的呼喊声。三个特务悄悄地探头向外望一望，只見数不清的漁船正在駛出港湾。

十一点多鐘，他們看到一个妇女帶領着兩个小姑娘从圍牆外面走过，再也抑止不住內心的恐惧了。吳伯鈞慌張地換上一身便衣，袁阿木和李天庆把便衣、皮鞋藏在石礁縫里。特务們慌慌張張地窜过了小島。李天庆又把无声手枪、小刀和照象机埋在乱石堆里。他們企图找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現的角落，隐藏到夜里再进行活动，却沒有想到还不到十二点鐘就已被擒了。

美国間諜机关的野心仍然不死。6月5日夜間，又派快艇一艘护送特务鄭允海等三人到海阳县南島乡草道咀登陆，企图接运李天庆等回去，結果是落空了，連他們自己也受到人民的懲罰。当鄭允海等三人乘坐从快艇上放下的小船剛一靠岸，立即遭到我当地駐軍和公安人員的圍剿，特务鄭允海落海淹死，其余兩名，一名被活捉，一名被当場击斃。

哪里来的“勘察組”

苗青、之亮

1956年7月8日，东南海面上风平浪静，一艘小机帆船从馬祖島开出来。它通过北竿塘，偷偷地繞过浮鷹島。9日黎明，到达霞浦县东南角一个凸出部——武曲乡的七尺門山脚下。这是一伙蔣帮特务，領头的一个名叫張振倫，他領着赵貽标、高平、姚为金、林流鼻，共五个人，从灘头爬到山头上。張振倫用望远鏡观察了一下地形，得意地在日記本上写下一行电报稿：“登陆了，处在无人烟之地，正在观察地形，准备潜入內地。”

干旱的日子。夜深了，田野上还有稀稀落落的看水的人来回走着。沙塘乡治安委員林品礼和堂弟林品財到后壠村外看水，在一座小庙的轉角处，发現前面有五个人影。“誰？”品礼問。他的話音未落，兩支手枪已逼到他們胸前：“不許作声！”敌人圍上来了，問县長、乡長姓名。林品礼已明白这是一批什么家伙，机警地用假姓名回答他們。敌人不敢在平洋地方久待，就匆匆地向涵江嶺走去。品礼和品財很焦急，一刻也不敢停留，一口气跑了六七里路，到沙塘乡政府，把剛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报告給工作組。

在高山峻嶺上窜了几天，这伙特务来到了鹽田区八堡乡。

天快亮了。中年农民陈馬光和一个姓沈的青年在田中戽水，剛伸腰打算休息时，模模糊糊地看見不远地方有一堆人影。“唉，这时候，誰走这田塍路？”馬光疑惑地用手臂把那个青年碰一下，眯着眼睛朝前面喊：“喂，是誰呀？”

“我們是勘察組！你們在看水嗎？水稻長得好不好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声音很爽朗。

“勘察組？”馬光更怀疑了：“工作組是有的，哪听說过勘察組这个怪名堂？”他从田中走到田塍上，大声回答：“稻子長得倒不坏，只是旱虫害太凶啦！”

“虫害？哈哈，不要紧，买点石灰撒撒就是了。”五个人边回答边大模大样走过来。

馬光越听越感到不对头：这兩年一提起除虫，工作組总叫大家用“六六六”葯粉，那里还用什么石灰呢？哼，怕是冒牌貨。这时，那几个人已經从他跟前匆匆地走过去了。馬光对那个姓沈的青年輕声說：“不是好东西，跟上去看个明白。”这伙人見他們跟上来，步伐越跨越大。馬光跟到山脚下，他們已爬上山嶺。馬光忽然想起来：“跟上去干什么，抓他們嗎？不行，兩个人敌不过五个人。他低头想了想，猛地拉他伙伴一把說：“快去报告！天快亮了，他們跑不了。說着，就朝乡政府飞跑去了。

敌人窜上南門嶺大山。天大亮了，白天敌人不敢活动，就在山腰名叫龙潭里的密林中住了下来。这里是一片密密层层的树林，前面一堵大山斜插下来，在面前構成一道滿布荆棘的山溝，后面是一侖高过一侖的高山。这地形对这伙特务来說，是很有利的。可是，由于昨夜一路上經历了許多风險，敌人仍感到不安，他們覚得这地方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好象自己已經掉进了人民的罗網里了。

12日晚上，天上挂着一鈎上弦月，微弱的月光从龙潭里密林頂上漏下来。敌人在这里已經龟縮一整天了，一点情况也沒捞到。特务組長張振倫在撥弄电台，打算向“馬祖站”要行动指示，其余特务有的坐着，有的臥着，在唉声叹气。張振倫把电台撥弄了一陣又一陣，臉上暴起条条青筋，額头

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忽然，他站起来，扯下耳机，狠狠地摔到地上："他媽的，尽是不中用的东西！"

"电台坏了？"特务們惊慌失色地問。

張振倫見他們慌成这个样子，連忙改口說："电台沒坏，因为我們在树林里，电流都从树枝上溜跑了。現在我們应該想个办法，找到一間房子。"說着就蹲下来对姚为金說："你家在尤潘，离这里不远，你和高平馬上出发……。"他低声地向他們交代了任务。

張振倫躺在毛毯上，头枕着石头，直等到下半夜三点鐘左右，姚为金和高平回来了。姚为金連連搖头，哭丧着臉說："咳！过去的交情不頂用了。找了几家，人家一見我，好比見到老虎一样，一下子把我推出門外。这条路算絕了！"

"那么船呢？找到船了沒有？"張振倫着急地問着。

"哪里还有船吶。岙口里的船全都开走了。"

張振倫低着头，想了一陣說："粮食沒有了，又找不到立足的地方，集中活动是不行了。"他帶着命令的口气說："唯一的办法，分散活动。明天晚上就行动，各人回到各人家乡去，一个月再碰头！"接着他又規定了联絡地点和暗号。

13日清早，八堡乡农民雷步燭，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指揮部报告："剛才，我和嫂嫂到龙潭里挑柴片，看見有五个人躲在那里！"

根据群众一次又一次的敌情报告，民兵同公安人員搜捕活动已經进行好几天了，現在既然找到了敌踪，附近小馬、青皎、坡头、勇山等地民兵和农民，有的拿枪，有的拿刀，有的拿木棍，就在这一刻間全都赶来了。大家把南門嶺大山团团圍住。八堡乡一队民兵由雷步燭帶路向龙潭里包抄上

去。但赶到那里，敌人不見了，地上散落着敌人倉惶逃命时丢下的毛毯、电池、餅干……。

原来敌人被雷步燭发現后，知道目标已經暴露，連忙分成兩組，向后面的大山逃去。張振倫一組三个人，剛靠近东边山头，就被山头上民兵发現了。敌人眼看突不出这一关，“呯，呯，呯！”打了一梭子彈，抛掉电台，趁民兵还来不及向下压，即狡猾地隐蔽到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去了。林流鼻、赵貽标兩名特务一組，向西边山头硬冲上去。这边是个缺口，山头上沒有民兵，后面虽有三个民兵在追，但距离較远。敌人滿以为这下子可以过关了。誰知道，当他們剛翻过山頂向下溜时，对面山上的民兵枪口正对准他們。赵貽标吓得連爬帶滚鑽进草叢里溜跑了。林流鼻見前面无路可走，想回头窜，这时追赶他們的那三个民兵已从山頂上压下来。跑在最前头的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張启会，他手中沒有武器，却飞扑到林流鼻跟前喝道：“不許动，投降！”另外兩个民兵林开菊和黃牛子端着枪向左右兩边插下来。林流鼻忙把枪举到头上：“啊，啊，我投降，我投降！”这个衣衫破碎、滿臉荆刺伤痕的特务，被逮住了。

張振倫、姚为金、高平三个特务，在南門嶺大圍捕中僥幸窜到密林里后，又餓了兩天。在这个深山荒嶺里，别說找吃的，就想喝一滴水也很困难。特务們面色仓白，遍体虫伤。

15日黃昏，这三名特务吞食了最后一盒餅干，又开始逃窜了。

天黑时，敌人剛摸到大坪村口，就被几个民兵冲散，姚为金、高平窜进东边的密林里；張振倫独个儿向东逃到將軍山，一口气向馬洋嶺跑去。

張振倫一步一探地走下馬洋嶺，到嶺腰柴秤坪村附近，

忽然心跳起来："下边有沒有崗哨呢？"他想了一陣，蹲到嶺旁一棵树下，兩只手掌掩住嘴："汪，汪！"裝了兩声狗吠，想試探下边的动静。埋伏在嶺下的民兵，一听就明白："村里一条狗也沒有，那里来的狗叫？一定是敌人！"他們立即分路搜索上来。敌人也很乖覚，一听下边有动静，就跳下嶺旁西側小道上，鑽到鯉魚山和柴秤坪后門山之間的山溝里。这时天已快亮了，埋伏在鯉魚山上的是馬洋乡民兵，其中有个名叫雷石側的也隐約听到可疑的狗吠声，就机灵地溜到半山腰，一看，果然是个人。他喊道："那个！"敌人見这边山头上有人，忙轉身向柴秤坪后門山飞跑上去。那边山头上一个民兵也沒有，怎么办？雷石側急中生智，大声喊道："对面山上民兵！特务跑上来啦！快截住他！"这一喊把敌人吓坏了，張振倫又从山腰回到山溝里，在一窩杂草堆中躲藏起来。

天大亮了，鯉魚山村群众一听抓特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拿鋤头，有的拿扁担，一窩蜂涌出来，和民兵一起把山溝包圍起来。民兵們拿着广播筒向敌人宣傳寬大政策，叫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可是，这个特务組長兼电台台長，一点也不悔悟。忽然，草堆中"呯"的一声，飞起一顆子彈，这个家伙可耻地自杀了。

高平、姚为金这兩个特务，14日晚上在大坪村口和張振倫拆散后，当天晚上就窜到后首乡后門山的桃园里偷桃吃。16日夜里，又摸到南屏嶺头。現在这兩个特务正躲在漁洋嶺背面半山腰的密林中。这一帶民兵崗哨很密，他們打算偷个空，冲下漁洋嶺到馬鞍山脚下搶船下海。

大約深夜兩点鐘，这兩个敌人从密林中鑽了出来。这时，布置在嶺脚下的民兵流动哨也开始行动了。敌人爬上嶺

头，民兵跟到嶺腰，敌人翻下山嶺，民兵占住了嶺头。敌人躡手躡脚走下漁洋嶺，这边嶺脚民兵也开始行动了。走在前头的是青年团員、基干民兵余友松，他伏在地上，不时把耳朵貼在地上听听前面的动静。在月光下，余友松发現有兩条黑影在閃动。他“吁”的一声，伸手向后一揮，民兵們立即警惕地分散开来。黑影越靠越近，登时現出兩个人。“站住！”余友松搶先冲上前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破了胆，枪也来不及抽出，就向嶺旁番石榴园滚下去，余友松和另外兩个民兵追上去，一个特务突然向余友松扑来，余友松左手夾着枪，右手一摟，把这个特务紧紧夾住。这时，后面岩壁上“噗”的跳下民兵林瑞灿、林作恕，他們立即夺去敌人手中武器。

“还有一个呢？”余友松問。

“跑了！”

余友松举起枪，朝天“呯！呯！”打了兩声信号枪。

漁洋村就在山脚下，民兵林紹进、林芹果听到信号枪声，馬上拿起武器往嶺脚跑去。他兩伏在嶺脚下，目不轉睛地瞅着前面。不久，果然发現一个人影从嶺上溜下来。这家伙脚跟还沒站稳，芹果、紹进便冲上前一声吆喝：“繳枪，投降！”

民兵們把这兩名特务帶到村里时，天已經亮了。

赵貽标原是大沙乡小沙村的地主。根据这几天偵察的結果，断定他穷途末路一定溜到小沙村。早在南門嶺圍捕特务开始时，公安人員就到了这里布下天罗地網。

23日早晨，小沙村后門山上有个老头在劈野刺。这老头曾經做过赵貽标的狗腿。解放后他有了悔改，人民政府給他寬大，他感激在心里。这兩天他听說赵貽标这家伙从海島爬上来，一心要爭取立功。这会儿老头子正在砍野刺，忽然听

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馬青叔叔，馬青叔叔！"老头子听出这声音是誰，心里登时紧張得怦怦跳。他皺着眉头，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在一个阴暗的刺洞面前，他吃惊似地說："你回来啦！"

"嗯，回来了。"赵貽标衣服破爛不堪，头髮乱糟糟地，眼睛凹陷进去，簡直不象个人。他递給馬青一大叠鈔票，低声說："我餓坏了，先給弄点吃的吧！"

"好，你等等，我給你煮几个鷄蛋来。"馬青接过錢，尽力压制住自己，不使赵貽标看出他的紧張心緒。他回到家里，輕声地对他侄儿說："赵貽标找着了，我給他送鷄蛋去，你赶快去报告！"

后門山上的民兵和部队已經構成一个小包圍圈。这时，县公安局的陈同志徒手走在山道上。他边走边喊："赵貽标，赵貽标！"剛轉过一个拐角，猛发現赵貽标就坐在面前的刺洞里。这家伙一只手握着一枝加拿大手枪，一只手抓着一顆旋开保險盖的美国手榴彈，瞪起眼睛，死盯着陈同志，露出一副要吃人的凶相。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下山去！"陈同志从容地坐在一块石头上。

赵貽标額上暴起一条条青筋，臉相还是惡狠狠的。陈同志向他宣傳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說了老半天，这家伙还是不答腔。

"繳枪不杀！"山头上民兵有点不耐煩，大喊起来。陈同志站起来对山上民兵揮揮手說："不要喊！"又蹲下对赵貽标說："貽标，今天我向你說了这么多話，你相信不相信？和你一起来的四个人那样聪明，你为什么不学他們。"

"四个人？"敌人很留心这几个字，他吃惊地問："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